风景独好

■木瓜

在蛇蟠岛看春夏

蛇蟠岛上下起了最后一场春雨,大雨瓢泼,雷声隆隆,风号浪吼。在这春夏交替之际,海边时常会有极端天气状况出现,气温会骤降好几摄氏度。须臾之间,云气氤氲,雾霭弥漫,海岛若浮若沉,一片迷茫。

蛇蟠岛,位于三门湾蛇蟠洋,距县城17.5公里,是台州地区最大的一座岛屿。据当地的朋友说:岛上有两座山,大蛇山、小蛇山,其形状像蛇,蟠蛰于岛上,所以取名为蛇蟠岛。海岛东西长14.7公里,南北宽5.1公里,总面积17.4平方公里。早些年去岛上,还得在上敖码头乘渡船,花上十几分钟时间,才可以到达岛上的蛇蟠渡。如今交通改善了,海岛与大陆之间已有跨海大桥相连接,上岛非常便捷。

雨一直在下,小小古村,雾毂空蒙。黄泥洞村的历史已很悠远,有文字记载始于清乾隆二十年,现存的建筑大多重建于上世纪上半叶,年代感十足。村前是百多亩的草地公园,花田、水塘、九曲木桥、草棚、凉亭、风车、竹篱笆、泥泞的小路,田里种满了花花草草,开得最艳丽的是一种紫色的花,一眼望去还误以为是薰衣草。坐在草棚里抽着烟的老伯说,这是柳叶马鞭草。古村隐匿在大蛇山南麓的山坳里,面朝大海,绿树成荫,石窟、石坑、石屋、石窗、石巷、石台阶、石板路、石道地、石围墙,一个赫红色的石头世界。石屋群依山势而建,高低错落,简单粗犷的风格,灵活变化的样式,房屋的墙面以开采的下脚料石垒砌而成。

村子里很安静,静得让人有些发慌,没有鸡鸣犬吠,没有太多的烟火气息,袒露出一幅冷冷清清的画面。在村中上上下下走了一圈,只有三两户人家的大门敞开着,其余的不是上了锁,就是人去楼空。说是年轻人都跑去外面寻生活做,安顿下来后,又把老婆孩子也接走,过起了城里人的生活。村里只留下一些念旧又舍不得离开故土的老头老太太,他们守着石头的房子石头的窗,守着草树芊绵的古村,守着褪去了光泽的旧时光。

走回到村口,回望用石头搭建起来的古老村落。雨丝飘落,“滴滴答答”,苍老的石巷,蕴含着温润的潮气,青苔满阶,草色入帘,雨水打湿了石屋当年的颜色,打湿了石墙缝隙中长出的嫩草,打湿了辙痕斑驳的石板小路,打湿了古村的过往,还有流传已久的陈年故事。

岛上风光不错,而最为奇特的风景是岩洞,1300多个大洞小洞主要集中于大蛇山的两个景区,野人洞与海盗村。导游介绍说:这两处景区的品位可与绍兴柯岩、龙游石窟、温岭长屿硐天相媲美。这千姿百态的洞窟,是怎样形成的?不是风吹雨打、海浪侵蚀,而完全是人为所致。据传,北宋年间,就有福建匠人渡海登岛,凿崖取石。到了明清时期,采石风气蔓延,且长盛不衰,历代相承,一锤一钎,成就了大蛇山壮丽的洞窟奇观。“千年尽露波涛声,万古犹存斧凿痕”。千百年来的凿击,依势取石留下的大小洞窟,虽由人作,且宛若天成,让人叹为观止。

蛇蟠岛产石,谓之江南名石,其石色赫红,其纹细腻,可刻可镂,可雕可凿,为建筑雕刻良材。用蛇蟠石雕凿的三门“石花窗”“石漏窗”,明清时已风靡于江南。在野人洞的石窗展厅内,能看到三门石窗艺术的精华,几何纹、铜钱纹、一根藤纹、花草纹、龙凤纹、文字纹、人物纹、八宝纹、动物纹……

大蛇山上采石,是以露采、硐采条石、石板为主。古人取石,讲究礼数,有自己的套路和操作流程。祭石,在开工前,选择吉日拜山神、土地神。凿麻雀孔,在石头四周凿一条浅沟;打麻雀,将钢楔子(又称麻雀)嵌进孔里,用铁锤敲击;起石板,通过麻雀挤压力,使石板像千层糕一样从岩体上水平剥离;割石板,按规格大小分割石板;运石,通过云梯、天梯、硬梯、软梯,将石板向外搬运。

两天后,立夏。春雨前脚刚走,夏天的千般风情就吹上了岛,于是天空中就有了初夏的景象,清灵,透亮,纤云弄巧。

向晚,海岛安静了下来。站上狮子岭观景平台,心中一片晴朗。山脚下,沧海桑田,成百上千个养殖方塘,浩浩荡荡,洋洋大观。远方的落日,正深情地浮漾在海面之上,暮霞散绮,千里水天染成一色,绯红的光影波动着、泛滥着、流散着……黄昏醉了,人亦醉了。

离开海岛前,去参观了“三门围垦纪念馆”,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大学毕业后回到镇里工作的年轻姑娘,她详细地介绍了三门围垦的历史与成就。三门县的围垦,可追溯至唐代,宋元明清各朝代均有围垦工程,民国时期民间也组织过围垦。新中国成立以后,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,全县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围垦海涂。时至今日,围海造田共二十余万亩,三门人筑梦大海,垒堤建闸,围海垦殖,写出一篇篇波澜壮阔的围塘史诗。在三门围垦的历史上,最大的工程就是蛇蟠塘。整整二十年的时间,亭旁老区人民依靠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精神,硬是在蛇蟠岛上围成2万亩耕地,筑起了20公里长的海上堤坝。如今的蛇蟠塘,已改造成为小海鲜养殖塘,青蟹、望潮、血蚶、蛏子、南美白对虾、小白虾、跳跳鱼……岛上现有养殖户700多户。我曾与养殖户老王交谈过,他是山里人,夫妻俩来岛上生活了五年多,租了28亩的浅海滩涂养殖水塘,主要养血蚶、青蟹、对虾,一年下来,收益有二十万元左右。

不知是喜欢上了海边的潮涌潮落,还是喜欢看海上的日出日暮,在岛上一住就是五天,从春季走到了夏天。

蛇蟠岛,没有金黄色的沙滩,没有湛蓝的海水,没有激情澎湃的浪花飞溅,没有成群飞翔的海鸟,没有港湾里的点点渔火,没有航标灯闪闪发光……岛上唯有洁净的天空和让人安心的环境。当然,最诱人味蕾的,还是小海鲜。

海上的风,来自远方,很原始,带一点淡淡的咸味,还带了点海腥味。

心香一瓣

■陈幼芬

最贵的亲情

我总有一种要把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改成“每逢佳节倍思情”的想法。在我看来,思亲是因为有情。亲人之间,若是关系疏离情感淡薄,虽有血缘相连,也无真情可言,当然,更生不出半分的相思来。

骨肉亲情,是基因的自然产物,一脉永续,牢不可破。再怎么折腾,终因血浓于水而纠缠难分。家庭是爱与安全的场所,是恨与受伤的源头,是人生广厦的基础。抚育的甜蜜、隔阂的酸楚或遗弃的苦痛,都会铭刻在人幼小的心头,令人无穷反复地回味咀嚼。

平凡的人众多,伟大的爱极少,经由浓烈的荷尔蒙发酵而生的爱情之花,很难保得如初美艳,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拒绝走入婚姻。因其脆弱,很多人就将婚姻比作是爱情的坟墓。

当人们再不能在爱人的手中触摸到电感的时候,常常遗憾爱情不再,喟叹“左手摸右手”的无奈。我倒是要为他们道喜!殊不知,这正是爱情更加牢固的象征。岁月,已悄悄在他们的爱情之中,酿入了亲情黏合剂。谁会舍得,将自己的右手或左手随便割掉抛弃呢!不是不可以,但毕竟会很痛。男女相爱,情到深处分不开的部分,恰恰是亲情,而非爱情。

今天是父亲节,逢节必思情。

想我那年近八旬的老父亲,总是心疼之情多于欣喜。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父亲,从小吃过许多苦,就习惯了一辈子受苦。就算是走在越来越美好的时代,却仍不敢真切大胆地体验当下的幸福。童年的伤,要用一辈子来疗愈,但在他的身上,已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
灶间小桌上,永远摆着几碗剩菜,有钱也寒酸。若有好吃好用的,不是自己第一时间享受,而是想着留给儿孙辈。一块钱,思量着掰成两块用,是打折物品的老主顾。舍不得打的,舍不得穿新衣服,一切旧物都是他的神圣珍宝。水电更是省到极致,对己吝啬,对人苛刻!在他的眼里,受穷是一种光荣,享乐是一种犯罪,而断舍离,是一种背叛。简朴,是他天生的素养,节省是他致富的法宝,储蓄是他的重要课题。

有一次,与我老同学们一起逛严州古城。漫步在古色古香的城墙,琳琅满目的街市,不免思甜忆苦,回望我们同样古色古香的童年。我们聊五十年前的生活,物产匮乏,穷字当头。餐桌上的菜肴,乏善可陈,但酱油拌饭,滋味无穷。从陶瓷杯里捞一筷猪油,再拌上酱油,白米饭瞬间香飘几里地诱人。一提到酱油拌饭,一旁的同学却说,她小时候是饿过肚皮的。那时候,家里人口多,劳动力不足,到年底,她家就是村里的“倒挂户”,吃不饱饭是常有的事。另一位同学也说,白米饭不是天天有的,他的饭碗也常常是光景浅淡。

我听了,愕然。原来,我以为的不富裕,在他人眼里是真的穷啊!那一刻,很感谢我的父母,他们可从没让我们姐妹俩饿过一顿肚子呀!于是,我懂得了父亲,他的过度简朴节省,在我看来是吝啬,在他的眼里,是一份责任与担当。我感恩于他勤劳加持的米仓,让我免受饥饿的伤,感恩于他积沙成塔的钱袋,使我从未领受债台高筑的丧。他在财物上的危机感,缘于贫穷的幼时印象,他所有行为的表达,皆是因为爱。

童年的广角镜里,父母是永远的主角。

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,父亲有着至高的权威,他是一家之主,说一不二。如今,他的肩膀薄瘦了,再不能为家挑起大梁;他的腰背佝偻了,再不能挺起自信满满的胸脯;他的腿脚拖沓了,行事也不再快速利落。他的鬓角灰白了,甚至连眼睛也略显浑黄,我不知道,成像在视网膜中的他的女儿,是否也在变得越来越迷离而模糊。他记忆的深潭越来越鲜活,聊天时,会不自知地陷溺于过去,而眼皮底下的人事物件,常常忽略或遗落。

我的父亲,不再高大伟岸,不再精明能干。时间,偷走了他的青春,吞食着他的活力,但他还在与它竞走。在与时间的赛跑中,他曾赢得过许多次胜利,但现在,他是跑不动了呀,他只能尽力地走。我的心,浅浅地疼。正是在这一份似乎不可名状也不可度量的浅疼中,我感受到一种爱——什么也无法将它割断绝离的爱。

大恩无以回报。父亲不需要我的物质与钱财,更不需要我的同情与怜悯。父亲节,我只好给痴爱甜点的他,送去一个小小的鲜奶蛋糕。我知道,甜食能带给他最简单直达的快乐。愿我的父亲,甜在嘴里,暖在心里,眼里还有幸福的光。

世间最贵是亲情,父亲是我此生唯一。

湘湖诗会

罗隐墓

■黄建明

浦阳江边的罗墓坂
从五代开始一直就这么叫着
我的乡民
男人在外撒网捕鱼
女人在家结线织网
一辈子在浦阳江上讨生活

罗隐为我的乡民
只做过一件好事
诗谏钱缪,免征使宅鱼
我的乡民感念其恩
等到罗隐死后
就在浦阳江边造了一座衣冠冢
诗歌的脚从此就留在了浦阳江

罗隐的墓在哪儿
罗隐的墓在乡民的心里

勾勒青涩时光

■王丽华

卸下一身疲惫
轻展笔帘
取水研墨
铺方絮宣纸
拙笔吮墨临习

华蘂墨香弥漫
点如铁石铿锵
撇如柳叶细眉
捺如崩浪雷奔

将一份失落的牵绊
勾勒青涩时光
泊去漾来
落笔流年

我们倾心的事物

■郭红兰

我们一直在路上
追逐所有的美好
路边的一杯咖啡
花园里的一簇小花
风为我们翻开扉页
那一句醉到骨子里的文字
回味无穷
酒窖里取出佳酿
饮者风流
微醺
且饮且吟
且把日月揽胸
把酒抚琴
慢等知音
只为那一句
原来你也在这里

《直挂云帆济沧海》胡正好作

朝花夕拾

■陆永敢

窗前一棵银杏树

窗前一棵银杏树,它很年轻,与我们小区一样的年轻。没有伟岸蓬勃,没有历经沧桑,也没有神秘莫测。它一目了然,一眼看穿,一年一轮回,一季一变化,十分应时。时而如一杯绿茶,馨香氤氲;时而像一曲乡歌,余音袅袅;有时苍翠,有时浓烈,有时萧瑟。然而,无论哪一种状态,它都默默守候,静静坚持,陪我走过春夏秋冬。

阳春三月,万物苏醒,百花争艳,银杏毫不逊色,开始发芽萌动,叶子一天比一天宽厚起来,绿色一天比一天浓郁起来,悄悄地披上了一层绿纱。

每天早上,开窗见绿,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吸引过去。那是一种养眼的享受,一种身心的愉悦。那种绿,是一种重生的绿,一种蓬勃的绿;是一种生机盎然的绿,一种吸引眼球的绿;更像是一种招摇过市的绿。它的一片春绿,像一壶绿茶,在向天敬拜,也请你放心品尝;更像一池湖水,碧波荡漾,卷起阵阵涟漪。

春眠不觉晓,处处闻啼鸟。银杏树的转绿,也给鸟儿们多了一些休闲之处,叽叽喳喳,好不热闹。欢快的它们,时而追逐嬉闹,时而婉转歌唱,给小区早晨增添无限生机。

夏天的阳光是焦灼的。人们躲进了房间,躲进了空调,躲进了没有阳光的阴凉处。窗前的银杏,走过一个蓬发的季节,枝干挺拔,分出许多树杈,树杈上又分出一些小枝,小枝上长满了层层密密的扇形叶片,枝繁叶茂,迎接酷暑来临。在这个季节里,它顶着40多摄氏度的高温,熬着每天15个小时以上的日照,没有退缩,没有畏惧,没有颓废,代谢着它的代谢,只是树叶的颜色转入墨绿,显得比春天更加厚重与老陈。夏风吹来,树叶们,或相拥亲热,或擦肩而过。

秋季,是银杏树最靓丽最潇洒的时光。一抹金色呈现半空,金黄般的叶子,像耀眼繁星,闪闪点点。“门前银杏如相待,才到秋来黄又黄”。这是萧山诗人毛奇龄先生描写秋天银杏树的诗句。我站在窗前,凝视银杏树叶的慢慢泛黄,凝视一柄柄梅花形的小彩扇,在一阵秋风中扶摇,从树枝上飘落,摇头晃脑,洋洋洒洒,像蝴蝶起舞,在空中飞旋,一半挂树上,一半铺地面。此时,我会走下楼去,用脚踩在金丝般的叶子上,静静聆听这美妙的声音:“沙——沙——沙”。

无论多么优美,秋雨过后,严寒开始到来,小区留下一身枯萎与凋零。银杏也一样,光秃秃枝条,无遮无拦,说它肃杀,说它冽凛,说它萧条,说它不堪入目,都不为过。然而,我心中的这棵银杏树,生机依旧,陪伴依旧,美感依旧。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那棵枣树一样,刚毅与挺拔,美意无限,回味无穷。